

雲黃集

文
貳拾伍



雲黃集卷之七十五

穆陵傳國鼎鄉著

奏議

參 周藩疏

丁巳代

為強宗肆惡戕民拒法凌官仍屢恣越

奏說謊欺

君違悖

祖訓撓亂

罔紀懇乞

聖明嚴禁以安細民以肅

藩封事臣聞法

者天下之平也

天子不得以私所親

天子之所親不得以私干

天子然後弱者有所恃以安其生强者有所
畏而不敢肆而天下稱畫一之制故

祖訓一書於禁制宗親至詳且嚴其有悖遠
祖訓招集外人擾害百姓擅作威福打死人

命除有名爵者 奏 請外其無名無

糧宗人及花生傳生之輩有司酌量情

罪與同齊民一體問擬究治其故違禁

例越閔 奏擾有封者照例革爵送本

府禁住原詞立案不行庶宗墩鎖戒飭

其同行撥置之人問發極邊衛分永遠

充軍將本支 郡王及管理府事一體

叅 奏請 旨罰住祿米節年題准

事例又至詳且嚴也乃今 周府諸宗

則遠越不法極矣 周府宗支繁衍以
數萬計於天下 藩封為最自一城委
不能容稍弛出城之禁率散居各州縣
與齊民錯處徃徃自恃天潢莫可誰何
或以地址之接連而偽約無吞或利鄉
隣之殷懦而假債騙詐或開淫店以誘
善良已而遂指以姦拐指以醉罵吊拷
而盡奪其有或開賭場以封幫富厚已而
遂誣以打搶誣以措欠挾逼而致賈其
身或偽稱被劫偽稱發塚聳官司以不
敢不問因而牽指平民欲詐財則詐財
欲報怨則報怨株連冤斃慘飛六月之
霜或藏匿罪人或主唆詞訟阻官司以
必不敢問因而居為奇貨所庇者既其
飽其腹所攻者亦苦剋其心梗法蠹民
大恣一方之痛然此猶其小者也甚且

有招納亡命家為隱噐結大夥強賊肆
散劫掠坐情分贓而公為窩盜者矣然
猶其小者也甚且有鼓集烏合身為渠
魁窺富家大室操戈入院劫主得財而
公為強盜者矣又且有以惡濟淫窺人
妻女之幼姿者百計誘姦或截路強拉
或糾衆擄略徑鎖閉深宅收充下陳而
敗倫傷化者矣又且有為逋逃主糾集
兇衆挾仇擅殺備極非刑暴屍頃刻仍
占恠拒捕勢無天日者矣諸如此類未
易更僕事主皆畏而不敢告間有拚死
而告者闕茸之有司既畏而不敢問強
明之有司一執法繩之輒又驀越赴京
橫為不可知之詞欺罔 天聽污穢
勘官如月川以真盜也而越 奏朝洋
以見問未結也而重復越 奏養性以

白日大道之中聚黨三十餘人毆殺守官於郎刻傷明證確也而亦越

奏於一藩之中而歲之間而越關者四使天下之藩封而盡如周府者則宗室之章已不勝聽而天下之大刑名之細一一欲

皇上自親之則

天子之尊亦太褻而地方之官竟可以廢而

不設矣如其情果有理法未當辜則一勘之後自有累勘州縣之上自有道府道府之上自有兩院何其不一鳴之於臣等以侯從公之駁勘而竟越控之

九閭以逞無根之點誣也蓋有司之忘身奉公者少畏強避事者多此其意不過以掣當官之肘灰任事之心令有司皆人人顧忌莫敢逆其類行凡姦盜殺人

皆得唯其意之所欲為是枝大於本脛
大於股贅疣官府瀆擾 至尊以赴
京為輕遊以 奏 請為長枝豈唯目
無臣等亦且目無 朝廷豈唯目無

朝廷亦且目無

祖訓矣不幾濁潁川之流而成河南之不可
問哉此無他越閔之禁能加於有名封
之祿宗而不能加於無名封之庶宗以

其無爵可革無祿可罰又恐濫冒口糧
不送閑宅是彼但能以無端之欺罔擾
朝廷而 朝廷竟無如之何彼亦何憚而
不為即欲罰治長史而長史何親於彼
即欲罰治門官而門官何痛於彼彼將
曰所以治之者法止此矣復何損而不
為是非果無法以治之也有法而向未
嚴行也竊以庶宗有犯與齊民一體之

例行已久矣况係強盜人命重情乎查
通許見監絞罪一名見坡亦係無名糧
庶宗彼時問擬即收本縣監候扭鐐已
十年矣柰何養性等獨令散行在外致
令以重辟犯人越關赴 奏乎彼宗室
習於貴倨千里間關斷非隻身獨行况
尋常攀附臨事助惡俱有主名在案乎
合無自今庶宗有犯除輕罪啓

王戒飭徒罪啓 王墩鎖三年外干係強
盜人命將軍以下聽所在官司照例與
齊民一體監候扭鐐其越關代 奏者
祿宗革爵禁住庶宗墩鎖戒飭候勘明
之日得實宥放誣者押發高塘置其同行
撥置之人所在官司嚴加勾勘俱照節
年題准事例問發邊衛永遠充軍其本
宗姻親及寫本之人俱行嚴提重罪其

月川養性既係重辟查係何衙門原差
何人押羈本官本役俱以故縱律論此
皆先年已准之例臣非敢臆說特乞

皇上嚴加申飭之耳至於本宗所犯罪名自

有定律固不得以越 奏有加自不得

以越 奏姑實有所受之孰敢以意出

入者無俟臣言矣抑臣又有說焉

親王者各 郡王庶宗之統而 郡王者

又其一支之統也若 親王 郡王而

賢嚴加約束其其控馭最尊其關防又

最親而其法比之有司又最為易行孰

敢干之安有窩盜強盜殺人之紛紛重

情魚肉地方之極而仍敢紛紛誣

奏欺罔

皇上之極乎竊以為自今以始當如嘉靖三

十六年 鄭府題例及萬曆十八年題

准例有仍前重犯越 奏歲二起以上
將所統 親王一起以上將本支 郡王
及管理府事各量罰祿米若干石以警
驕縱其執法被 奏問官亦宜量行優
異以勵畏避仍乞 勅下所部行各
藩府刊刻大字榜文務在必行庶法令
一而 朝廷尊小民無弱肉強食之患
紀綱嚴而藩封肅強宗無尾大不掉之

虞矣

催河南主考疏

戊午

代

為 欽定試期已過多士久滯堪憐

懇乞

聖明立

賜批發以襄大

典以慰人心事竊惟自古神聖之主所
以礪世磨鈍之大機權揔不出用人一
事而用人尤必優其始進故歌鹿鳴以
娛嘉賓賦菁莪以慶既見蓋其重也州

邑為之勤駕縣次為之續食蓋其勤也
今與計偕而無後先蓋其信也凡所以
鼓舞天下之英雄豪傑使之踴躍奮迅
而來以為國用而後天下之英雄豪傑
咸欣然離疏釋驕而出以自奮庸於世
此自漢以來率由斯道未始有改也至
我

太祖當洪武之初干戈倥偬之際即命開科

取士

皇上試思

聖祖初年雲龍風虎之盛豈其乏人即所取
岩穴之士豈復有所裨益能加佐命諸
臣萬一而

聖祖顧汲汲焉此正

聖祖礪世磨鈍之一大機權一以收天下英
雄豪傑之心使咸為我用而無資敵一

以分憂共理子遺之黎使不至號呼而
莫之恤橫潰而有可虞耳今何時也

皇上試觀一時之氣象師師濟濟何如洪武
初年遠至邇安何如洪武初年乃於取
士大典而反泄泄若示為可有可無也
祖制鄉試之期以八月初九日恪守二百餘
年矣方此太平全盛之日人不虞其不
然也先是提學副使臣呂邦耀所選應

試士三千餘人已如例俱於七月終畢
集矣臣所聘取內外簾官湏共襄大典
者計外省及本省府佐州縣各官三十
餘人亦如例於八月初三日畢至矣乃
延頸拭目以待典試之至日復一日今
頭場之期已過二場之期又過而尚杳
然也夫以登明選公之始而先待以夷
猶令其觸藩使多士之氣先抑然不振

而色亦黯然而無光不知此為礪鈍乎為
鼓舞乎夫

皇上之於章奏而往往呼而不應也以章奏
之煩或時不當 聖意或陰有所斬
有所疑有所厭而不即發至開科取士
不過循

祖宗之常典耳 欽典試官不過一舉筆
之間耳

皇上何所斬何所疑何所厭而輕廢

祖制踰常期以太平全盛之日為此變古易

常之事乎此皆臣所不解也然此猶就

國體事機言之而已見其不可矣至於多

士鱗集久鬱無聊其中寒素者十九富

厚者十一彼所計就試資斧原不過八

月而訖耳今且未可期也聞有貸子毋

不得而典衣被者矣聞有典衣被不得

而計無之者矣聞有以無聊故致病疫者矣登進何事而令若此

皇上能不為一惻然耶且又有說焉此三十餘處之官皆臣所選才幹堪為地方任事者也其所治皆要地劇任也其代署之官不過佐貳雜職一時暫為看守非如入覲署官之經一番推擇實委之彈壓者也今三十餘官者已久集省城

扃閉之一所矣在三十餘官則虛而無事在三十餘處之城池之庫倉之人民則曠若無歸臣不過曰可如徃例計日令回耳三十餘官之戒諭其地方亦不過曰某日即至耳今一切未有期也日久則人玩事久則變生萬一其中有不逞之徒乘虛而造安丘靈寶之難誰為守之誰為禦之是委肉餓虎之蹊遺金

雲龍集卷之七十五
五父之衢也况以一省推之則併河南
山東山西當有百餘處之虛懸矣此誰
非

皇上之金甌而可不為之寒心耶且三省又
皆逼近京師為京師股肱咽喉今遼左
方危震鄰時駭馬又非如安丘靈寶之在
四方無虞時也

皇上試一思之而可晏然不以為意耶又以
一省士子推之則併河南山東山西當
有萬餘人之屯鬱矣群萬餘英雄豪傑
於送旅而使之抑阻無聊久而不決是
豈歌鹿鳴賦菁莪以重始進意耶伏惟
皇上以作人之心併及於安民以禦侮之策

必先於得士將禮部原擬河南山東山
西三省正副主考一朝渙發猶及八月
可竣試事則

祖制猶可以不至大廢士心猶可以不至大
失一切未形他虞久曠隱憂猶可以潛
彌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雲黃集卷之七十六

穆陵傳國鼎鄉著

奏議

正史傳信疏 癸亥代

為正史要於傳信闕典終難久湮懇乞
聖明亟行修舉以明仁孝之至以隆繼述之
成以示天下萬世大公大義事臣竊以
國之有史也是一代之乘也如天地焉

美惡竝蓄其能有所吐而不函乎即不成其為天地矣史之有年也是一時之誌也如寒暑焉日夜相禪其能有所越而不循乎即不成其為寒暑矣故史者紀夫事者也名者命夫實者也載事而廢時是無輓之車也留實而去名是譽楯之矛也蓋自春秋編年以來上下數千載間廢為興資往為來鑑革命時有

革年未聞即餘分閏位亦皆仍其名號用徵故實誠以理有所不可情有所未安事亦正不必耳我朝自

太祖開基

列聖承統二百餘年一脉相續

祖功宗德卓越前古魏乎煥乎如日中天固臣

民之所快睹而萬世之所共仰也乃建文年號之前而不書仍稱洪武奪建文君四載之實曆益

高皇帝三十五年之虛稱令人求其說而不可得臣以為此非

成祖文皇帝意也或一時改革諸臣形迹之間互生嫌忌如陳瑛之流多端曲諱欲蓋彌彰後瑛雖誅第以事非當時急切無為言者悠悠至今襲舛仍訛訖未及正臣竊痛之考之金川師入內宮火發

救不及仰天動哭納王景言葬建文君以天子禮輟朝三日是

文皇之厚於建文之終也如此其得建文時群臣封事千通命解縉等簡閱有干犯者悉焚之既而李貫對以獨無曰爾以獨無為賢耶食其祿自當任其事 國家危急近侍可無一言乎後解縉李貫與陳瑛等皆相繼誅死是

文皇帝心嘉死事諸臣而心薄不死諸臣如此

其於建文少子之佯為饑餓索飯也曰
汝居帝王家豈有饑餓理言未終泣數
行下是

文皇帝之厚於建文之胤也如此其以吉士錢
習禮與練牙寧有連為鄉人所持也曰
若子寧尚在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即平
令齊黃等遠親悉宥勿問是

文皇帝之厚於建文死事之臣也如此至哉

文皇帝之心固與天地同其覆載寒暑同其化
往豈其以天子之禮顯榮之於送往而
乃於天子之名追奪之於事居又豈其
於觸忌之遺孤尚撫存而悼亡於徵往
之故曆乃諱言而削跡又豈其於死難
之臣尚思收用其朽骨而於遜位之君
獨忍終泯其微號又豈其於干犯之顯
過已付之煙消霧釋而於紀載之通編

鶴猶若藏怒宿怨臣固知非

文皇帝意也且以為建文之號除而建文一君
遂可沒乎則四年之中從何啓豐從何
戡定從何繼統既

高皇帝洪武之年無易也是無難矣又何靖焉
此於理既有所不可從來即異姓革命
亦功收其成而恩與其敗瞑眩之亂不
殷則耆定之功不著况祖孫父子之間

乎

高皇帝挈寶位而授之建文至正也至也
亦至順也建文君不勝其任而歸之

文皇帝亦至正也至明也至順也在

文皇帝當日之所持以為名以伏天下者固曰
周公之輔成王矣成王在則自當復辟
成王而既自焚矣即令周公處此不代
立而誰復乎是

文皇帝之繼統固所以通周公之窮而兼文王之義奉天應人承前啓後亦至正也至明也至順也何所嫌疑何所忌諱令欲削建文之名以若直繼洪武者

高皇何義以授之

文皇

文皇何義以受之

高皇是

高皇不能正其終

文皇不能正其始而建文君一體之猶子反不得比於異姓之敗君於情實亦有所不安且欲沒建文之號而愈不能沒天下萬世耳目可盡掩乎裨官野史紀載可盡錮乎而反以啟掩飾之議滋不鮮之疑孰若仍堂堂正正與天下共知之為無所可議無所可疑也湯武自湯武不

必諱有桀紂舜禹自舜禹不必諱有朱均此正事之不必然者也今當纂修之會正一代大典之所以示天下萬世信者懇乞 勅下史館於

高廟實錄後附立建文帝紀以彰

宗祐以明統系則質之天理而當反之人心而安徵之事體而確然不可易至仁也文皇帝一段天地之心大化之度周公之功文

王之義湯武之因應舜禹之不與所以有禮於建文之沒後間為陳瑛等所晦而未聞者皆自我

皇上著明之盛德至善極詩書之所未有至孝也 社稷為重

文皇自不得不代建文骨肉無嫌建文正不必冒洪武至公也因時紀事循名核實春秋無擇美惡擣杙適彰鑿戒至正也已

往悠悠或以為降削或以為原無降削
皆無成書可考今國史筆成而名正
言順千古疑議頓釋蓋

列聖繼志述事之大者至我

皇上始成也臣愚不識忌諱敢昧死言之以
補纂修之闕唯

皇上裁酌施行臣無任戰悚待

命之至

輓正弭邪維持國運疏 代

為正人相繼去 國 朝端空虛可虞乞

聖明愛惜忠良甄別浮議以定 國是以維

泰運事臣聞聖人之作易也以君子為

陽小人為陰陽內陰外君子道長小人
道消則謂之泰陽外陰內小人道長君
子道消則謂之否消長之時義大矣哉
其機甚微其閑甚鉅故正人之去就君
子小人消長之閑也君子小人之消長
世運否泰之閑也是以一陽在下於卦
為復二陽在下於卦為臨陽雖未滿而
有君子道長之機聖人知其可進故皆

以為泰之漸一陰在下於卦為姤二陰在下於卦為遯陰雖未壯而有君子道消之機聖人知其可畏故皆以為否之漸若是乎邪正消長之界未可忽也子輿氏之言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宋臣謂老成人不可不惜諸葛亮之告其君曰親賢臣遠小人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頽也此皆興

衰之著龜萬古之鏡戒也臣竊觀近事

殆不能無陽消陰長之隱憂焉天下自以來門戶橫分玄黃交戰或以薰蕕猶相形而妬起於娥眉或以名位相軋而覬覬於躍冶或富貴心急而袒左於附羶或香火情重而鉢傳於逐臭以至始趨終背始背終趨挈楹機操三變陽和陰激陰媚陽攻模稜術妙兩岐務鋤當戶之

蘭暇計國香空谷巧中射沙之影有同
日曠浮雲數十年來高賢大良秉乾坤
之正氣號一時之斗山者強半盡矣如
某某之清正也而某某等必欲殺之某
某之勁直也而某某等必欲逐之某之
慷慨擔當以身許國也而某某必欲
構陷之搃之不為國家憐真才端為
私黨剪異已故一時風流茅靡之徒趨

之如鴛鴦嘿嘿容容無所短長者目為有
品而亭亭落落不肯隨人唯諾者斥談
虎說劍其中楞然者目為有才而沉幾
妙用力能整頓乾坤者斥蠹國剝民
輦金興璧者目為有守而清畏人知恬
淡無營者斥吠堯詆孔自標新局者目
為有學而根極理道淵源洙泗濂洛者
斥以致釀成西南東北之變彼奴奢者安

諸酋者皆么麼豎子略不知兵第以我
無人焉遂成其狝縱不突損封疆傷
國體二百餘年養士之効安在則皆以
向者媚嫉之臣鋤而去之有人而不用
與無人同也幸

皇上以初日當陽二三正人聯翩起東山一
掃拔山之勢而彙茅茹之征方喜日月
新明乾坤貞觀乃無何而孫慎行去矣

鄒元標去矣王紀去矣蕭近高去矣饒
位去矣曹于汴去矣此皆忠貞不二緩
急足恃之臣何皆飄然高蹈不為

皇上留乎從來君子小人勢如冰炭小人每
難去君子每易退故李綱之別白邪正
謂君子多不能安其身於

朝廷而小人常得志者君子行道直自信
篤去就輕好惡正行道直則不能阿諛

以取容自信篤則不能過防以遠害去
就輕則不為爵祿之所縻好惡正則不
為奸邪之所喜繇斯以談而諸臣之去
就可定陰陽之消長有分矣然自古談
否泰興衰之故必繇於君子小人之消
長而至君子小人之辨則徃徃苦於無
術何也君子指小人為小人小人亦指
君子為小人方其賍私未露彌縫多巧

誕信兩懸玉石相冒

人主易為所淆故黨錮之議起而漢傾牛李
之幟分而唐亂熙豐元祐之羽岐而宋
覆韓琦歐陽修諸臣非不極力別白而
竟付之無可奈何蓋其難也竊以為有
觀之之術焉君子多愛

君國不顧身家之私小人止圖富貴不計安
危之數故遇君國大事義形於色

憤激不阿者忠臣也當邪正岐途直剖
奸狀毫無回互者直臣也擘畫盡窾係慟
決沉着者才臣也不慕榮利耽癖烟霞
者清恬之臣也刻已奉公孤立寡儔為
國省費為民惜財者廉節之臣也若此臣
者必欲誣以他事逐之則良心盡喪人
品可知矣徐而觀其瞻前顧後畏首畏
尾若吐若吞辭不敢盡者即忠之反也

代人驅除別有線索遇便流轉閃倏游
颺者即直之反也撫拾餘唾揣摩影響
侈言雖艷實際不存者即才之反也指
夷為跖趨利避害蟻緣蛇紆榮通醜窮
者即清恬之反也置驛糞金其門如市損
下益上見金忘躬者即廉節之反也

皇上持此以鑑流品定浮議而分門岐戶真
偽之形巧拙之効較然矣故曰愛惜人才

人主自為

社稷計合無

勅下大小臣工各從公家起念無從私黨起
念為清時珍麟鳳為多故儲參苓勿以
睚眦之蜚語輕抹人生平勿以一事之
誑誤輒掩人本色勿以不明不白之臆
說為點璧之蠅勿以不根不據之卮詞
為落鵬之羽勿暗被奸雄雲霧而顯害
忠良勿苦効私門擁戴而甘蹈鷹犬人

才實難自虞周尚且不可多得能當慎
忌私秉筆非枉筆幾度摧折哉假有伊
周呂葛一二名世生於茲時寸長未展
片語都休 國何賴焉天下事不堪再
誤否長泰消間不容髮唯

皇上之重之也然根本尤在輔臣矣所謂一

个臣者全在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以人
事君耳又願輔臣之用為莫舉楷推轂正

人以愜公論勿使真品真才徒為渭水
商巖光而今天下有為妬為避之象馴
致 社稷封疆受之也

請致仕疏 代

為危症已無起色

殊眷難以久虛懇乞

聖明速 賜休致以延喘息事臣以一介寒

峻叨蒙

皇祖殊知拔置詞林又叨蒙

皇上殊遇猥塵禁從參預

講幄便蕃之 錫數出 尚方匪頒之

寵貴於載道每思竭其狗馬畢命槐龍以

小補明時之萬一仰荅 殊私於高厚

陞辭之日本期數月端返復蒲伏虎觀鰲

扉之間奉侍

龍顏捲書昇地而不虞蒲柳之質未老先衰

風露之侵遠道益劇甫入里門即患暴
下自夏涉秋叫苦河魚飲食少進形骸
瘦削初猶意道途暑濕所致或可漸已
比自七月望後又繼以痞隔日而搜脂
髓不獨齊侯之沉綿增寒而抱雪霜自
笑少陵之塗抹然猶意時氣所乘需之
歲月尚冀銷除柰日復一日元氣漸減
雜症相襲對攻罔効今且手足痿痺精

神眩瞶呻吟牀褥楚痛之聲日夜不停
薄粥可鑑者至竟日不能一甌閭里親
故所朝夕往還者時來相看亦不復相
識引鏡自照亦自不能識昔人所謂百
日再旬革帶移孔以手握臂月減半分
者自臣今日視之則猶偉然壯夫矣土
木之形旦暮非有人鬼之界須臾待分
妻兒環視已作死別巫醫竝走咸謂不

治蓋當暴下經時已致氣血之雙虛迨其寒熱交作正是涸竭之危候而臣於彼時皆不自覺猶復癡心妄想異其更健欲復視息人間驅馳

明主則臣亦愚矣至今而膏肓已深盧扁却步臣雖悔其治療之晚亦何及哉如此而尚掛名仕版虛

皇上露門片席之地臣誼謂何是臣自反諸

心即死且不安者也伏惟

皇上憫其待斃之身哀其將盡之言俯從老疾之例賜之骸骨准其休致俾得斷絕緣想一意調攝則臣一息尚延之軀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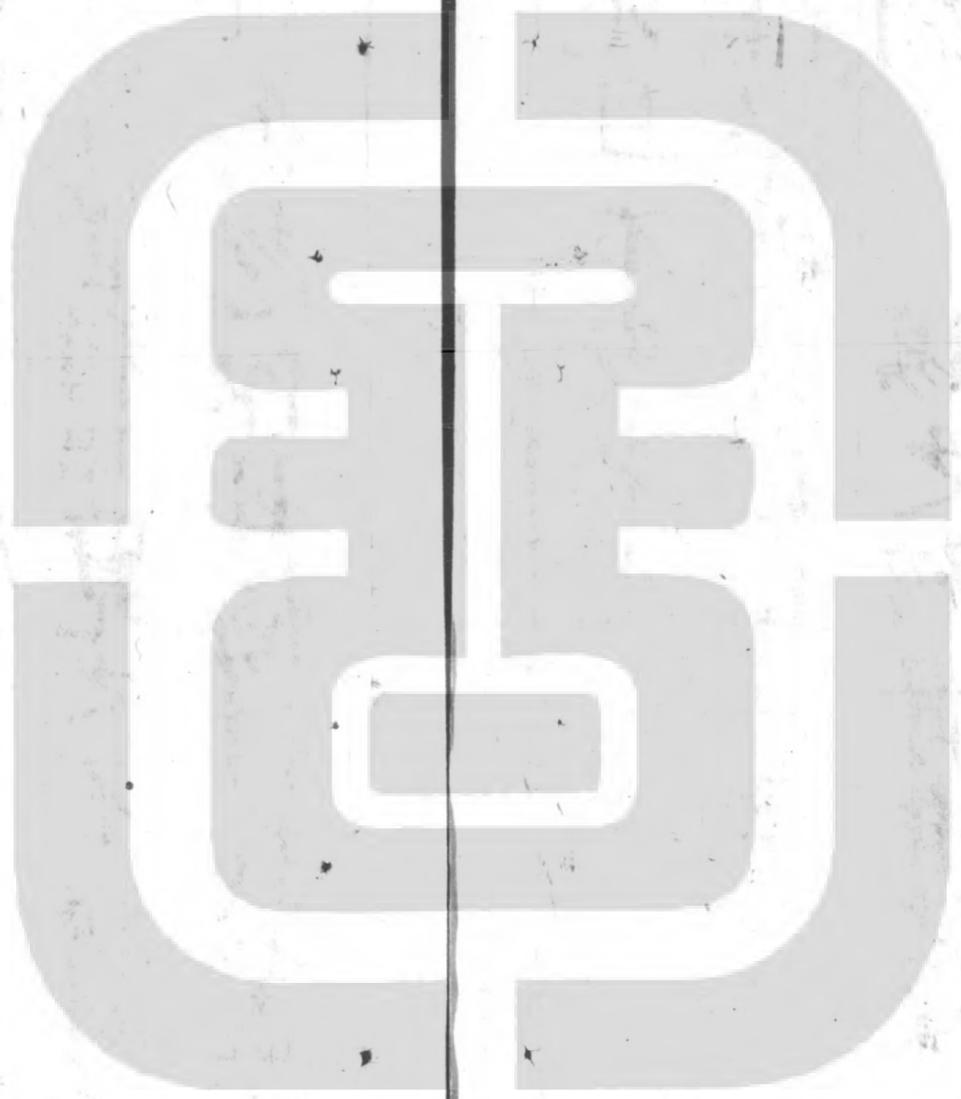
皇上浩蕩之仁即九京未泯之魂猶思効物類草環之報矣望

黃繖於西清已成永絕想朱衣於北極

若隔前生伏締實越涕淚交流形神半
在離合筆口真同吟嚙臣亦不自知其
作何語矣臣無任哀祈待

命之至

亥



言才長也

上 福王自行管業啓

附

為輸租便民已久管業激禍多端艱乞
急收

令旨以杜燾萌以安永利事 月 日據
本府長史司申繙正月二十五二十七
日
兩奉

令旨諭令內外二司將布政司冊內房屋
田地等項及徽伊二府遺產并洛陽附
近田地竹木炭廠蔬菜等園盡歸
本府自行管種職覽之不勝駭愕曰
殿下何為忽作此悔行哉蓋聞明主

不拂民以從欲忠臣不徇君而病國
舍易而就難智者不為也冒害而博
利有識者之所隱也今

殿下之國四年於茲矣養贍地土初亦
請自行管業矣而舉朝爭之於內
地方官爭之於外則難在官百姓一聞
管業之議恟恟擾擾咸不能安其
生隣壤者思逃而正戶不敢為佃

則難在民至徵租則第遣一使下一符
至郡縣而郡縣皆翕然如額如期
無爽毫釐不遲晷刻輦車金屬錕相
望於道是

殿下不煩指揮不動聲色而數萬頃
之入已聚之府藏矣此其視自行
管業難易何如哉今一旦忽出自
行管業之

旨不知

殿下何以見管業之利於輸租也臣
一不知其利也請先言其不利焉
曩之徵租責在有司故有司極
力督催寧可以欠京邊而不敢
以欠王租今

殿下既云自行管業矣且得以租之完欠
問有司乎臣恐富有力量者必不肯為

王佃為 王佃者乃游貧無賴之徒或無力耕耘而荒蕪不治或烏合獸散而負課以逃或延日經年而逋欠不銷何也
自

皇上之正稅催科具有桁楊有司以為殿最然計各處頑猾之民且止有完二三分者有完四五分者至完七八分則民為極淳官為上考矣何曾有全完不欠者

乎 殿下試一行管業而知籽粒之難完也安能復如輸租時之坐收其成於有司乎此其不利於 殿下者一矣

殿下試思管業之使其在各州縣能降心以相從否又試思各州縣之官肯降心以從中使否中使不能降心以從州縣州縣不肯降心以從中使簪紳計絀則賢豪有暴足之思貂璫志伸則狐孽肆

憑城之勢水火之形漸成柶鑿之隙易
構自

皇上以天子之尊銳意礦稅之使也而且有
吳宗堯之事有滿朝薦之事有勞養在
之事 殿下能保管業之使出無此三
臣者與中使觸忤其間以損 殿下令
名乎是其不利於 殿下者二矣且晉
天之下雖曰莫非王土然不過納其貢

大小緩急何如也 殿下能保無三者之虞
乎又能保無裂裳而呼揭竿而起更大
於三者之虞乎是其不利於 殿下者三
矣此以言利則毫末無加於輸租以言害
則千萬叵測於管業不識 殿下何以見
管業之利於輸租也職竊以此非 殿下意
也必 殿下之左右有欲乘間生事於外而
妄以管業之利於輸租以惑 殿下者夫

殿下居深宮之中錦衣玉食無憂水無憂旱
無憂螟蟊蝨賊無事刑責期會而坐享數
十萬家之入此其利在 殿下而無與於左
右左右衙 王命以出鷓張虎視擾州縣
擾驛迤傍侵橫索魚肉小民尅上奪下河
潤徒黨此其利在左右而大不利於 殿下
夫不思保 殿下自然長久之利而第徇左
右之所以利又以左右之利質 殿下之不利

究之不利於 殿下者亦復不利於左右是
殿下之左右為 殿下計左而自為計亦左也

職固知非 殿下意也不然則徽伊二府遺
產并竹木炭廠及瓜菓蔬菜等園已先
奉 睿上日諭承奉曹登令歸舊佃夫義
問宜昭頌聲猶在道路之口四年之中一予
一奪豈昨非而今是抑有初而鮮終曰非
出於左右之誑耀誰則信之夫半菽剗心無謂



原件短缺

卷 77-78

廢府遺產為細也匹夫勝予無謂佃園之
民為小也伏惟 殿下於靜夜熟思之倘
收田 令旨照舊輸租安享美利永保令
名匪惟中州萬民之福亦 殿下萬世子孫
之福也不然後必悔之無謂職今日不言也
敢竭血誠不避忌諱惟 殿下省察焉職
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聖書集卷之七十九

穆陵傅國鼎卿著

啓

戊申

遲邑明府

伏以風清桂苑膺四七以分符雨浹花對
為三百而請命一境生色萬姓來蘇至今
枯楊之婆娑亦借柔柔之覆露恭惟台下

果藝以達直大而方剛不吐而柔不茹之一
視鴈鳩之子居以敬而行以簡三五見羔
羊之裘顧茲丹朱遺墟實維伯陵故國雖
遺風具在多侗樸無能之良而霸氣猶存
有羯羯不均之患屬以地主亟易城狐緣
間假帝命以賣帛成嗚呼羅深山之雞狗
聚民鬻聲而成雷響顛倒亂白日之衣裳總
之左右為甘口之麤貴牲不免食角豪猾

作射影之蠅出聲便中含沙不意凋瘵之
餘適有天幸遂於雜揉之際忻遇神君炳
然日出雲中靈翳乍却穆如風行草上埃
塵一清遂使灘徙惡松南川之粳稻侵縣
石開積霧西嶺之雲霞滿堂居然兩漢之
循良偉矣一時之卓異國天與孤直訓稟
貽清志雖大而才則踈學空勤而性殊嬾
好吟成癖五字破一生之心習靜忘饑四

壁無三日之積客從嘆而不出錯希工部
之高門雖設而長關苦愛淵明之曠浪北
仙風道骨從來無意人間不知章服儒冠未
許遊心事外遂為俗忌噴有煩言知者以
為養拙養尊畸人而不適於世不知者以
為過簡過傲絕物而自用其愚自非獨操至
鑑於浸潤膚受之中誰照孤蹤於牝牡驪
黃之外曲念危行之易毀灼知直性之無

從狹以尚泉之輕仰藉如天之庇遂得意
黥補劓復與邑人之冠裳策蹇補鉛更圖
天路之霄漢顧洪鈞之若此媿銖兩之無
當維茲風轉清明際陽氣純熙於正月敢
望星移車騎共羲輪並曜於中天式掃陶
園端遲嚴隊披九天之珠玉豁我蓬心私
一日之瞻依永為鑄範

與劉贊皇

甲寅

伏以雲龍風席雅契金蘭松栢萬蘿新連
桃李憶接武於文部人各有心果嘉止於
邵陽天作之合寵映宗祏慶衍來雲恭唯
親翁國棟俊才廟連重器儻然人倫之表
卓為邦家之基聯友于於千佛獨稱水月
觀音負公望於三台共推金玉君子為躒
父之相彼誤及穆陵之野開雀屏而擇字
過屬豚犬之兒豈緣聲氣之同遂忘門閭

之異自惟衰緒獲托大援雖臭味頗投有
似潘楊之睦而葭玉并列或咲玉滿之姻
聞命若驚喜而不寐有懷指日無用明心
式消余月之上旬實惟佛生之翌日敬藉
寒修之重肇舉文定之儀豈伊異人惟况
弟之既翁匪德其物庶幣帛之未將

與趙季卿

甲寅

伏以千飛協兆百里締姜媯之姻伐柯徵

靈萬世藉衮繡之重瞻言天地之大義實
需雷電之合章恭惟年文千佛首尊三台
華貫巍然人倫之表卓為邦家之基已天
人之論對獨精孤標片玉將陰陽之調燮是
寄次需作梅敢恃墮麈用屬琴瑟恭以
首夏之初一日清掃花徑嵩遲鸞音致好
德星南指穆陵之道瞻依喬嶽永傳涓渙
之奇雖四座聯翩揔皆席傍佳客而一時

領袖正借龍頭上仙

荅劉贊皇

伏以三殿接聯幸廁墮麈之末五雲飛下
屏許琴瑟之歡遂令高山景行快騁騅之
轡絲緜亦死李欽瞻肅之車自顧酸寒何
以得此其為林躍未易名言第林葉雲霧
仰止頗艱於尋斧雀屏日麗七言方急於
援舟捧八行而欲顛惟九頓之恐後

與張簡州舊令 甲寅

伏以績奏三年民方思於借寇秩超五馬
帝遠簡於徵黃信棲鳳之良難柰續貂之不
易恭惟老實丈夫雄二陝治表三河宜民
宜人若春風之風夏雨之雨善政善教真
照之如日覆之如雲人在鏡中照徹五十
岡花陰拓影吏來冰上靜看十二里雉
哺魚遊國雅無吏材徒有書癖恨甲令之

未習路迷西東幸寅和之可宗跡循步武
聽統如之五鼓欲曙遙驚鄧侯挾蕭然之
一琴來暮深慙范叔一尊杜酒尚祈告舊政
之詳五朵郇雲殊難報好音之厚

與張司李 乙卯

伏以蘭畹滋馨淺草借一枝之色遊魚蔭
瓦孤帆依萬里之風積三生之宿緣成千
載之奇觀恭惟年臺淵涵萬頃壁觀九年

貌如紀消子之養鷄似春似秋不言而四
時之氣備技若匠慶人之削鏤有典有則
無心而百家之妙臻遂領群仙重此千佛
稍以溫玉薄試淬鋒不見而章不動而變
無為而成拭仰至誠之玄著為天下道為
天下法為天下則欣荷大德之榮施職猥
以蕪葭夙倚珠玉播糠有媿跡屢竊於盧
前附驥無堪名真慙於李下雅惟生平出

處庄同里荐同書升同朝夙緣累劫之况
第夫豈偶然獨恨天與疎狂德不如才不如
量不如欲効千里之步趨躔乎後矣乃復惠微
天幸叨與末僚感炳變之驚蘋籟興鼠谷
聯正中之作雨鱗起牛溲雖隱心甚濃末
敢望張大夫之地而宦海相傍知獨私蘇刺
史之天謹雀賀以鳴歡媿魚傳之弗敏

咸平奎星樓請王成五中丞

伏以白藏司晨百室慶盈成之會黃金微
契一尊暢臨眺之雄氣敞雲樓俯霜黃而
擇勝江涵秋影憑天碧以開筵况逢壽曜
之當躔適值靈均之初度敢蠲三盃希遲
雙和一覽乾坤好開萬里之眼載憐時序
用話百年之心鴈斷海雲漫憶山河錦繡
烏棲月樹竊依臭味芝蘭敬三沐以奏竒
祈八鸞之夙駕

賀長至

伏以鳳簫反飛陽德啓天地之泰麟書肇
象洪鈞布雨露之春恭惟明公道與時亨
福隨日晉方三百六旬之始端總履於昭
明正二十四考之初望益隆於高朗尊斟
白獸看黃道之天開馭轉蒼龍竚紫樞之
日近凡叨愛景並竊栽培况在向陽尤私
臨照職花根方體孝甲初萌栢茂松承喜

寸草之得蔭風微日暖看乳燕之高飛不
腆椒花敢仰申其苦曝所冀朝旭幸覆露
其葵傾

復盧給事

伏以黃雲覆海桃溪早鼓春風紫氣凝河
棠舍近分隣燭自惟孤拙有此遭逢幸私
覆之有天媿論報之無地恭惟老公祖如
繩其直比玉斯溫月殿一枝夙擅兩京之

鼎賈雷封五袴首旌一己之難黃遂簡帝
心晉直梧掖曉漏追隨青瑣風凜嚴霜晴窓
點簡白雲天低麗日柰某並施之盈室如蘭
蕙之當門俾保東秦載蕃西夏有道如矢
品高衛室之史魚不戰屈人望隆中國之
司馬蓋倔強猶昔必無毀方以為圓妙用
無形務在安人而省事何宵人之修卻指
白璧以為瑕然清議攸歸未容裝公於綠

野碧油在望行慰謙傳之蒼生國守不違
時學無所受通籍弱冠曾辱手裁製錦名
邦更叨樾蔭願國士之遇久未効其涓埃
而袞筆之榮載寵膺夫金玉省躬非據撫
已增慚謹當懸之北堂以昭仁者之贈傳
之奕世永哆知已之言屬起地之倉皇久
闕一報幸朝 天之濟讌敬致寸私

賀午日 丁巳

伏以時逢地臘百福慶昭明之融日永天
中萬物際身嘉之會况屬鸚書旦之露薦適
丁龍楫之雲驥恭惟明公擁艾宜民冠緝
察吏雷雷皆至甘澍蘇萬姓之枯日月
雙懸普照赫三能之望惟盛德之在火方
戩穀之如川醉飽萬年何藉絲絲之續命
澄清千里遂令錦浪之無波人壽域鈞
天看五花之競巧在在高明晏樂羨九子

之奇職荷覆如天圖報無地裏芳華以
自沐漫爾浴蘭仰濡沫而知恩敢茲貢香
惟是裏同葵藿時傾赤於太陽所冀愛愛
鹽梅或茹滑於冰藻

賀元日 丁巳

伏以玉液凝驂萬里霜威驟落木闐闐動
鯉一天月色靜寒潭紫綬賞新黃花興逸
恭惟明公是震比詎秋水淬鋒勁節凌霜

挺上苑之蒼松古柏真操矢日炯寒天之
冰壑玉壺華岳峰尖見鷓鴣之橫漢素娥
影裏照翔鸞之舞空心與景以雙清搃洗
九霄之月露水共天而一色普暴千里於
秋陽用能手轉乾坤鷄犬回九九之厄工
看位育鶴林開七七之花茱萸插瓊筵可
知與民同樂芍藥調金鼎行方秉國之成
職識恨拘於夏蟲志空懷於晚節徒竊三

公之玉鑑俯淨塵心慙無一滴之金莖仰
酬鴻造雖風清峴首忻同叔子之下僚而
花滿籬東媿非彭澤之仙吏敢効白衣之
獻少塵絳珮之餘鴈陣驚寒席恐蜚鴻之
遍野龍沙醉月所忻愛日之流光

壽張秦符恤部

丁巳

代張憲松

伏以龍德施生雷雨作乾坤之解鶴年開
筭日月得地天之恒三壽始基一元嘉會

恭惟明公明清天錫仁哲性成凝二五以
炳靈生參化育應半千而翼世氣感風雲
祥繞馭龍偉昂精之八尺光騰匹練看斗
南之一人一路福星頓覺連營之夜暗兩
河紫氣偏看左角之春濃用能期於無刑
明園扉聚教之意歸其有極成革心向化
之風是敬五成三具昭令德之假樂斯受
百時億允宜右命之天申惟茲皇覽之揆

初正屬日中之幾望星分赤鳥斗轉蒼龍
氣適中和天於此而生上相候均寒暑嶽
維降以福下民命世乘時摠元會運世之
數體仁育物備雷電火天之全不佞千載
有緣一時共事小草長松幸藉油雲之餘
蔭嚴霜甘雨正期同道以相成恭逢夢鳳
之初不勝鰲抃敢乘紱麟之旦仰竊鶴飛
得全而昌既已錫民五福大德必壽可知

君子萬年伏惟日恒月升永殿黃圖於久
道山凝川至長圃赤子於春風昭明有融
高朗令終已見罄宜之有俶俾昌而熾俾
耆而艾行膺申錫於無疆觴進九霞謹為
斯民而志喜望隆八柱預忻作朋之得人

報吳體中蜀撫

丁巳

伏以一別十載儀刑已隔於雲霄五朶雙
魚先施誤及於塵露念忘貴之風已遠捧

讀而且信且疑意念舊之誼甚高拜嘉而
名驚若嘉恭惟老先生清忠許國文武憲
邦九萬一朝歸度群英而仗鉞西南半壁
獨專四履以開天玉鑰七星久著軍中韜
范金甌八座旋看殿上夔龍頗抗節於東
山益旣衡於北闕漢恩予告暫飛鳴珂滿
路之香商夢懷人正倏霖雨巨川之濟靈
谷逸少之墨勝跡無前龍日居易之棠遺

芳更遠夷狄每傾動靜豈獨安石之蒼生
草木亦知威名未容裴公於綠野國少空
有志老竟無聞蚤濫龍門品題誤比於江
夏中成鼠朴蹉跎遂類於馮唐憶昔單闕
之西張及茲大荒之北至風塵荏冉曾日
月之幾何中外踐駁遂雲泥之負隔雖丹
爐殘液已令鷄犬之皆仙而凡骨未除猶
是馬牛之下走深惟鹿有負名門一顧之

榮敢意魏、尚記行車半面之舊翰榮
袞訝從天上飛來况並堪輿惟是夜光暗
落落投瓊報李自高厚之難酬指日矢心或
髮膚之可効

報吳季子翰林

丁巳

伏以玉署先登卉載天懸北斗錦堂予告
廿年雲繞東山昔以童子無知蚤通姓字
敢期泥塗下吏重枉誨存恭惟老先生衣鉢

承家圭璋華國頌群仙於弱冠香披禁
苑螭頭現一佛於大龍盟主中原牛耳固
已手挾元氣續三五八九之書屬將身代
天工翊半千四七之運雖爾來遊心物外
獨觀希夷恬淡之真而一時望注儒宗屹
負動靜安危之繫國牛衣屨跡駘步蹇才
猥以舞象之年虛辱伯牙之識今且自鄙
以下有媿季札之觀蕙而為茅堪笑小時

之了之桃且結子空憐踈節之珊珊往跡
凄其豈謂上天之記憶遠書珍重歛來不
界之龍光矯首層霄徒矢琅玕之報側身
遠道莫披天日之華

謝年益臺首薦 戊午

伏以豸冠霜凜水晶迥照中天銀筆雲面
葑菲不遺下體恩隆不次見知獨異於衆
人誼並在三論報何當於國士自省非據

濟之若驚恭惟老師道裕調羹風清攬轡
崇山饒海八觀遠鄙或吾作礪作益一德
玄同傳說楓宸執法夜來星朗三台鐵柱
行然到處霜寒九月特分天簡爰總海王
晉崇正災之權益見和梅之助聲傳學士
民人餘紅紫之珍靈効君王上賜見白黑
之虎丹砂點鐵無復薤本之根盤清冰在
壺第見金莖之露洒望風解綬方虞六察

之難寬入告舉知何意五寤之首錄職質
同尾礫器謝璵璠水火弗與百姓交節徒
改於食波鉛刀慙無一割用治莫効於烹
鮮本希定遠之卒已敢望陽城之上上良
以天覆地載之大不棄鷄壘豕豕之微欲
策勵其前途特優與其初步遂令囊錐穎
脫無俟毛遂之言駭骨珍泣先自郭隗而
始雖裁培傾覆徒求草木之生不謝春風
於楊雀

賀唐中樞司李

錫命 戊午

而俯跪仰鳴能於鹽車之中忘知伯樂理
眸顧印敢誓心於孔龜四代五公竊効祝
十行初拜金甌 聖主知名已識三十
六年宰相 清朝注望漸看二十四考中
書唯是野人之私莫將芹曝用徼太史之

筆早嗟瑤編情見乎辭寧獨子與之不寐
儀不及物聊鳴貢禹之彈冠所冀俯存以
著左契屢飛燕雀豈惟此日私衷閣畫麒麟
麟好賀他年盛事

與王兵部

昔在帡幪稔承履露拜違霜電忽易春秋
指明月於雲間依稀稷望長江於天際
可任悠悠松蔭難逢萍跡易感顧波濤之

立海誰憐一葉之舟悵風雨之連天益思
萬間之厦雲山遼落川路阻修恨雙鯉之
杳然令寸心之久鬱謹因王尉一問蘇天
綆短汲深思滿辭之不易天高地厚討論
報以何年

寄謝張覺吾侍御首薦 己未

伏以天覆地載綿綿併及告成日照風嘘
土木再蒙衣袞褒然舉首媿獨蒙國士之

知矐乎後塵顧未及衆人之報永言合顏
惟勵初心恭惟老師至誠感神孤忠矢日
德叶坤之六二直大而方道勦乾之九三
文明以健爰以循卓班登六豸之雄獨特
紀綱聲駿五花之冠每披臺簡以回天開
泰長否消之運無復觝稜之偃月收乾清
坤夷之功比攬轡於三川益擅名於八印
河南之不可問自古已然
朝廷之得

以尊於今僅見四星懸火夜來影暗狼鬚
一鶚橫秋曙色風寒雀角階前盈尺之地
感會風雲毫端一字之題動搖山岳故魚
目與靈蛇莫辨止係片言駑駘與仙驥無
憑惟關一顧職鈍踰龐統拙類潘安數載
濫竽久應三禡之鷹擊終更弛擔反切首
錄之鶚章自惟燕麥兔葵積被春風之
嘘拂及茲牛溲馬勃竟入藥籠之提攜隨

使寸草孤生亦作金身文六雛鳩短翮稍
隨鵬羽三千統此生成畢歸造化永惟頂
踵莫報乾坤雖栽培傾覆之因材天地無
心於一物而俯跪仰鳴以懷德款段曷忘
乎九方緣朝議之甲乙久懸致里居之
進退未決西風有思落日興懷望美人于
一方徒令香之顧重關千里未致區之
係九天而順風自媿晨鷄之失旦附一毛

於歸翼聊同夕藿之向陽

別唐司李

己未

伏以回眸增價幾年託伯樂之廐舐鼎飛
蹤一旦附旌陽之犬統茲頂踵摠屬生成
矯首雲天莫酬鑪冶恭惟明公才敏越鐸
品粹揚金繼賈誼董仲舒而對大庭夙擅
群仙領袖嗣楊礪韓魏公而司李署登推
宰相前茅評官如行檢之知人時彌水鑑

折獄邁皋陶之惟允民弭水晶激揚風雲
六月霜凝盡戟澄清河海三階日轉熊旌
遂使石燕飛雲氣動金波之離畢寒火蒸
焰色爛瑤光於建寅職潘拙無當稽踈有
素如以察典久應黜幽豈其終更而獲弛
擔祗緣萬間之託屢別復有天以致四載
之濫筭畢為之地馴羊質席皮之久假得牛
溲馬勃之無收雖格絀傳年本宜淹於故
步而風藉順響遂吹送於新枝幸隨文子
以同弁蓋竊茅茹之慶所媿顏淵之瞠後
自是瓦礫之宜彈貢禹之冠喜得及於蠡
躍結王生之襪請先族於龍墀風雨鳴鷄
誓不改及平生之度靈天獻鳳希無忘簪履
之遺

報張憲松薦師

恭惟老師仁憫窮途力回大造嗟氣而贈

榮黍谷塞草還青引手而境入蓬山溟波
靜碧遂使涸轍困鮒悠然成縱壑之鱗觸
藩羝羊得意似食苹之鹿脫泥途而清秩
得之若驚依日月之絕炎慙非其據竊以
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私遂其願欲父母
能生長之而不能遂成其身名古今所嘆
始卒蓋寡疇茲希邁備極恩門爰自道藉
之初已根培而卵翼及其終更之未載合類

以點睛教之誦之鑪冶曲勞雨化顧我復
我生成抵代天工畢無三大之全獨收再
造之一豺獺報本媿高厚之難酬犬馬知
恩恨結銜之無地

